



錄目

辣裴脫之笑

夢

痛別

梅花姑娘

曉色

鸚哥

石屋嶺

曉

色從窗隙透了進來，雜色的花洋布的窗簾上，便分了明暗和深淡。睡興正濃整日夜迫於生計忙於事務的R，夢中得意地做着他的著作的風行一時，他興匆匆跑到書局裏去，書局裏的大塊頭老板，嘻開着嘴，像米勒佛般的含笑歡迎他，那是他從來所未見的奇遇，使他受寵若驚，他心裏萬分狐疑，他還以為這是惡意的笑，大概他的著作，銷路不行，那書局老板或許是譏諷他的著作，做得不合時宜，不能受社會上讀者的歡迎，所以他笑他不自量力，版稅怕一個大錢也拿不到吧？

「勢利的老板，沒眼烏珠的人們，你們都是色情狂，都是被肉感魔迷惑了的可憐蟲，你們把純潔光明的心地，偉大奮發的魄力，都沉淪在肉感之中，你們只曉得肉感是你們的興奮劑，是你們的嗎啡針……」

書局老板見他鐵青色的沉着的臉色，這種模樣他曾經看見過不止一次，所以他以為平常得不足注意。

「R先生！你來了。好極好極！你的大作，兩月以來，初版三千本，快銷完了，如今已預備再版。我們書店裏，總共只剩百餘本書，你的版稅每本一角二分，共計大洋三百六十元，你就算了去吧。」

R聽了一呆，這個意想不到的銷數之快，使他驚奇——驚奇得心裏還以為是假的。也許狡猾的書局老板，故意和他開頑笑。否否！看書局老板那副神氣，一定是真的，決不會假。三百六十元，怎樣支配呢？五十元付清三個的房租，十五元付給女傭，一百元還了Y君的借款，半年的利息，也須十二元了，五十元就替自己和我的可憐的戀人添些衣服吧。還剩——只剩一百三十元了。將來她生產時醫院裏的住費，二十天是綽綽有餘，不用再愁悶了。天哪！天賜給我意外的幸運，纔把我從最困難的難關裏拯救了出來。我從此再不能愛她，再不能自墮情網；

我從此應努力地專心發展我的前程，在枯澀的人的滋味中，找尋些刻板的敷衍的生命之希望吧。

書局裏的老板，把一疊一疊的花花綠綠的鈔票，從抽屜裏拿了出來，低着頭，萬分細心的默數着。賬桌邊的鐘，的搭響着，其餘一切都在靜默。R只覺到心房的跳躍，兩眼直望着一疊疊的鈔票，五元，十元，一元的也有，怪不得那書局老板要數得仔細，我也停會應該細數一下啊！五元，十元，一元，三種不同的鈔票，數時果然麻煩，用起來却非常便利啊！

R拿到了鈔票，走出書局的大門，他想想他的大作如此受人歡迎，他更想再努力趕快做一部，將來生活寬裕了，也許仍有機會愛她——她是多麼溫婉，多麼耐得辛苦的一個安琪兒啊！唉！總是我累了她，害了她，使她有家歸不得，她雖說這錯誤的造成，總是她太深愛了我，不能制止意外的襲擊，誘惑她好奇的嘗試，纔弄到如今的困難地步。她呵！她一點不怨，非但不怨我，連她的自己也一點

沒有怨的意思。啊！罪人！我真是萬惡的罪人！純潔的少女，我應該當聖母般看待，如何動了狎侮她的念頭，使她受苦、懺悔吧、我長跪在她的面前，求她恕宥我以往的罪惡！求她裁判我應得的處分，但，你看，她下淚了，她的一雙春葱般細嫩的玉手，又伸了出來，在我的頭上摩撫着，她顫聲說：——

「起來吧！我至愛的，你別如此吧？我們的事，是前生註定的，決不是我的罪惡。」

「前生註定的，真的嗎？一切的罪惡，都可委之於前生嗎？哈哈！我更去引誘幾個少女吧！」

曉

色益發透明了！窗上雜色的窗簾，已被太陽的殷紅之光染遍了全部，都變成紅透了。E醒來時，見她已起身忙煮點心，燒面水，洋風爐上卜卜的響着，熱氣從鍋蓋縫裏衝了出來。他的大作呢，他昨晚纔送到書局老板

那裏去，見那老班一副不甚高興的樣子，似乎嫌他名氣不響，銷數不多，不能多賺錢。

「且，你起得這樣早，何必呢？」且十分憐惜她說

她回頭微笑。她回道：「……」

「且！時候已七點半鐘，你昨夜不是說今朝須起身得早些，八點半鐘，你要趕到王先生那裏去，向他暫移二百元，至少也須一百元。那末，我生產時不致尷尬，住不成醫院，請不起醫生，其實，像我這種人，世上多得，沒有錢去住醫院或請個女醫生，不妨隨便叫個舊式接生婆，橫豎我即使死了，也不值得你悲惜，你可一心一意地努力你的前程呵！」

說到這裏，且有點眼圈兒紅了。

「且！以後別說這樣的話！舊式接生婆，我始終不信任她們的，尤其是你的本身，那首輕輕地把纖弱的生命，付託給她們啊！無論如何，醫院必須進的

「醫生定要請的。你的身體，只要能夠平安，我就萬分安慰和快活，小孩子如其死了，那更僥倖，否則我預備送給我的好友，他結婚後已近十年，沒有子女，我誣他是另一友人的兒子，因兒女太多了，所以願意送掉，永遠斷絕，不相來往。噯！真實省事點，我大可不必如此去辦，把小孩子拋在育嬰堂裏便了。」

「H！你我的結晶，素不喜歡小孩子的我，偏覺得不忍心胡亂拋棄，却希望他長大成人後，我看得見他做一番事業呢。可笑可笑，癡心妄想，我的心地，不知怎樣會慈柔到如此境界。」

H笑了！停了半晌，她說：

「到了那時再說，拋棄也好，送掉也好，看情形而定。」

近

幾天的R，到處看不見他的影蹤，他家裏孤單單的母親，着急到了一百二十分，她寫信告訴他的遠賈在K省的父親吧。或許他今天就回來，明天要回來，後天一定回來的。年高的他的母親啊！倚閭而望，盼了好幾天，盼不到她深愛的兒子的歸來，使她眠食不安，精神恍惚地胡思亂想，疑心她的兒子，怕出了意外吧。

「啊！母親！我回來了！」

「啊！均兒！你真的回來了嗎？」

R的母親，有些不自信地說。

「這幾天在那裏？你身上可冷嗎？我天天想寫信給你的父親，但我又天天以爲你是將回來的。均兒！你終究回來了呢！——平安地回來。——你……你的臉瘦了些，然而你的氣色還好呀！」

「母親！我有點事，有點朋友的事，與我的前程，也許多一發展地，我匆匆

出了一次門，來不及回來告訴你，累你就驚受怕，因為太忙了，所以連信也未曾給你一封。母親！你總能想過你的兒子，我真要向你請罪了。」

R 一連串的假話，總算把他的母親安慰好了。他心裏非常快活，他快活着他的母親能相信他的話，免得再添煩惱，過分的憂慮他兒子的將來。

「均兒！你平安地回來，我心裏十分快慰。你的肚子，大概有些餓了。此刻已是四點鐘，中飯早就吃過，吃了便也消掉。我去煮些你愛吃的清麵吧。」R 的母親，起身走向廚房那邊去。R 站了起來，在客堂中踱了兩圈，他攔蹣着一隻腳，手撐在下頰底，坐在沙發上亂七八糟地想着……

——她此刻怎樣了？她一個人在醫院裏，危險的時期雖已過去，但她一個人總嫌寂寞吧？——過分的寂寞啊！她眼前不看見我了！我今晚總得設法去伴她。

——我屢次勸她，當心些。她總回說不妨事，如今果然變成難產。

——難產！多麼可怕的一幕影像啊！

R的頭覺到昏黑，他再也沒有勇氣去想到他的戀人H的難產的一幕。



纔黎明，人力車一路拉來，爽人的晨風，把影像留得格外深刻，黑沉沉的大公司的高大的洋房，非常偉大的矗立在靜默的空氣之中，一輪血紅的太陽，從青褐色的雲裏，散滿着紅的朝霞，漸漸升了起來，暗示我們光明快來了。一向處在黑夜般昏沉的R，啊！他從黑夜裏已見到光明，黑夜使他嘗受多少苦味？黑夜真是惡魔，他祈禱着：——

「黑夜呵！永遠沒有黑夜，別再在光明消失後，又降臨到人間吧？請你千萬不要降臨到人間啊！」

R的手裏，手裏是什麼東西？喔……呀……喔……呀……

H坐在人力車上，冷風一陣，把手中的初離娘胎的嬰孩吹醒了。他用手掩住

了嬰孩的頭。他想着……

——可憐的嬰孩！你初到苦惱的人間來，你可知道你已被環境惡魔，強迫你離開了你慈愛的美麗的母親嗎？你睜眼看時，你已不能見到你母親的顏色，那能想像到你母親與你分別時一種淒苦的面容啊！

——上帝！願你愛護這可憐的嬰孩！願你不再賜一個小孩給我的那位好友！願你多賜一點愛意給他未來的父親和母親！願你賜一個良好的前程，給我這可憐的嬰孩！願你……

「先生！X里到了！那一條弄是不是呀？」

「是的」

R的聲音咽住了。

大

門開的時候！R的好友D，迎頭走了出來，R裝出笑容，高興地歡喜地呼着：——

「老D！小孩子來了！你快去請個奶娘！如今你可不必興伯道之憂。你已有兒子啊！」

老D的夫人，在廂房高喚：

「D！快抱來給我看啊！」

老D抱了嬰孩進去，R只背轉了身子，低下了頭，掉下兩行眼淚來。